

《一一》——現代家庭疏離的反映

電影：《一一》 (A one and a two)

導演：楊德昌

於電影《一一》內所呈現的是台北一個電腦公司老闆的中產家庭成員間的生活點滴：婚禮、男女愛情的始終、小孩的發現、生意上的不濟、與舊情人的會面、志同道合朋友對現實的無奈、生孩子、精神困擾和宗教、疾病和生離死別。看見的都是一些零碎的生活片斷，沒有時間逆轉，也沒有特別效果，只有最簡單的剪接。

《一一》內的家庭在結構上看似是以婆婆為中心，其實又不然：各成員之間沒有很多精神上的溝通。這種隔幕不單止於家庭之內，而且亦呈現於《一一》內各人物的關係之間。

甚麼是精神上的溝通呢？個人認為大概是 NJ 與大田先生在首次晚飯中和在汽車的對話，不是生活瑣碎的交待，不是編出來的故事，也不是威迫、責任或壓力之下被要求的獨白，而是一些個人看法或感覺的交流分享，涉及心底話的真情流露，例如音樂、對第一次的看法。這種對白在《一一》內並不多見，甚至要到後期各個角色才有多一點的流露.....

在《一一》婆婆中風令她成為眾家庭成員的每日傾訴對象，表面上好像每人對婆婆都很關心，很想藉向她說話令她醒來，但這些生外、被迫而空白的「對白」正正顯露她出事前與家人沒有什麼生活分享和缺乏溝通，。當中只有洋洋最明白，並以「婆婆只能聽到，沒有看到...」來回應母親的要求。

洋洋在家庭裏不常和家人溝通。在整套電影中他只和父親有過兩次對白，然而他卻是和婆婆溝通得簡單直接，亦是家庭中最了解溝通的人—「我要去告訴別人他們不知道的事，給別人看他們看不到的東西。」「爸比，你看到的我看不到，我看到的你也看不到，我怎麼知道你在看什麼呢？」。洋洋的生活一點兒也不簡單呢！學校和朋友生活出了問題（多次被訓導主任責罰、被女性欺凌、作弄老師等）之餘，他個人的好奇心也很重，有很多問題想發問，只是在父親的反問、

母親的壓迫和其他人漠視的情況下他需要選擇獨自面對體驗而已。

婷婷在婆婆出事後一直埋怨自己，獨自承擔婆婆意外的責任，至中段鄰居朋友莉莉與胖子分手，胖子向她表白，她因為想鞏固感情希望獻出性而赫走胖子，後期莉莉與胖子復合，胖子因謀殺而入獄等連串事件她也是自己面對而沒有和除了婆婆外其他家庭成員傾訴。她和家人缺乏談話之餘，也因不善言詞而只有莉莉一個朋友（電影內她的出現只和家庭、上下課和唯一一次約會有關），更因為不擅長溝通而錯誤以為奉獻自己給男性（胖子）而赫走一時也同樣不了解女性而不知所措的對方。至婆婆臨死前與她一起安慰她，她才領悟到自己對自己的埋怨是無補於事。

父母親對下一代這樣的行為難辭其咎。父親 NJ 對家人的冷漠和不關心是女兒在首次戀愛有這種結果的原因，若果 NJ 和家人有多一點的了解，他大概不會讓自己的子女有這樣種種的問題，也不會不懂緩和妻子的精神失常。至於他個人本身亦與合伙朋友沒有溝通，致生意上不成功，不去了解鄰居的困難而促成莉莉老師被殺的血案；若果他嘗試和朋友解說，嘗試學兒子般觀看別人情緒，會否有另一個結局呢？大概正如他與舊情人阿瑞日本旅遊後和深山上歸來的妻子對話一樣 - 「本來以為，我再活一次的話，也許會有什麼不一樣，結果，還是差不多，沒什麼不同。」

是的，人人都害怕「第一次」。

《一一》要反映的，正是家庭中的不同個體之間這種既親亦疏的關係，一跟一是兩個個體，一一是兩個人在一起，但是他們只是在一起，沒有變成二，好像 NJ 害怕「第一次」而使家庭有這一種單一局面，也意味社會裏有不少象 NJ 般一樣的家庭。